

近藤元
藤粹輯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
三

3
26

東泉圖書				
六册	二六号	一架	三函	屬類



元和十年正月命
 武寧道軍討
 吳元清二月命鄂
 岳觀察使柳公綽
 以兵五千援安州
 刺史韓愈併力公
 綽曰朝廷以我書
 生不知兵耶即奏
 請自行許之
 穎云明王李語意
 每慕此類而故意
 出之故易生人厭
 韓公腹富古言隨
 口吐屬自然繅米
 所謂含英咀華作
 為文章也
 沈云極屬武夫之
 驕悍正觀書生之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三

我字集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紀叔 批選

放瞻文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退之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頓頌作氣勢竊爵位自尊
 大者有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
 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
 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

音選卷之三

有用

公韓所乘馬蹏殺國人命殺馬祭之

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

祭蹏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

賴云是頌是規妙在渾融不可摩分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

林云已上言中丞以書生能為古名將之故與上武人相反

為戒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

林云已上言已所

哉愈試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又云愛身所以為國規而祝之作結

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

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

國規而祝之作結

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沈確士評文獨為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

之

又評次年公韓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畧

嚴明可知

儲同人評雄而厚集中第一象文字

林西仲評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原是柳公之語即借此語叙其知兵與武夫對看使彼自愧

千古文人快心矣

與蕭翰林倪書

柳子厚

頤云是書分既開
陳處千載下讀之
足見肝腸為之涕
隕小人不欲成人
美者猶謂其飾非
文過安加詆訶何
哉

思謙兄足下。昨初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岁岁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真。真
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東行。得禮

頤云沈評大是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歷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文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詢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接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類云似自李陵答
蘇武書得來而直
叙實況故自然不
腐

類云柳處愚難備
該有以安之使昌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眩重腿。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沐場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啞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沮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

黎遇之未知能如
此否觀其求太急
恐却不能然
元粹云柳能安之
出不得已耳較之
大蘇遂輸數籌矣

類云頌挫起伏絕
妙節奏八家中未
見其比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善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類云妙喻雖東坡先生當飲社也

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鄧。為耕。朝夕。謂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沈確士評

儀曾得罪。為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顯。然昭雪。祇云既遇。遭時利物之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不願言而自達之。

國語書皆作臺本

陽亦云臺下脫因

字元粹案若作臺

字下文此凌虛之

所為築也句不說

去今據文編古文

析義二本作國讀

者細者自知

賴云起手自意外

落筆爽兀之甚

又云儲在陸評此

段為宋執先獲我

妙

凌虛臺記

蘇子瞻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

林云太守之居本
可以見山因為四
面林木所蔽微露
峰尖故所見如此
又云有臺登望則
四面林木皆在下
矣故所見如此凌
虛字與踊躍奮迅
四字映對四望無
敵如突起虛空中
高得最有情
賴云拈出全題於
此故不泛是學文
者所當知也
儲云是達觀是至
理
賴云一篇生色在
此他日作超然臺

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
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
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
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
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
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
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記亦有類此一殿
蓋自史遷周紀武
王營洛語來子瞻
平生所喜爾
又云而况於此臺
歟一句頓落滯入
本題妙
又云又趁前語勢
再以而况成章
林云足恃暗指三
不朽言引而不發
妙
賴云世有足恃者
不說破妙有千里
烟波之致曰三不
朽傷父語耳
又云此篇自歐公
峴山亭記真州東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
求其鬣鬣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
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
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
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儲同人評 登高望遠人人具有此情惟公能發諸語
言文字耳世有足恃云云自是宋人習氣
或云自負所有抑
柳陳太守者非也
沈確士評 發明廢興成毀滿瀾泗狀感慨歎歎後歸
於不朽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表志

園記考立思而別
出一機軸駕而上
之于瞻此時二十
七八而波瀾老成
如此宜乎老歐畏
之所謂自今廿餘
年人不復說老夫
者真矣

林西仲評

古今也。揚升菴謂是譏太守文。儲
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然。

臺為求山而築。原無關於有無之數。篇中
開口從山引起。點出此臺自無之有。當自

有歸無。李卓吾謂是一篇罵太守文字。然
宋朝無不識字之太守。豈有罵而不知。知

而復用乎。按凌虛之名。實太守所命。謂其
突起空中。無所附麗。如蜃樓。如彩雲。如飛

鳥。蜃樓未有不滅。彩雲未有不散。飛鳥未
有不遷。在太守命名之時。已有此意。坡翁

與登是臺之時。當面詮破。隨以作記。不添
一字。未轉入人事。而歸本於足恃者。有不

朽之實。視世間凌虛之物。其存其亡。原無
關於有無之數。乃一篇認題目文字。猶喜

兩亭單言雨。超然臺單言樂。非罵太守非
勉太守。亦非責弄自家了悟也。行文亦有
凌虛之概。踊躍
奮迅而出。大奇。

超然臺記

蘇子瞻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
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福而辭福。夫求福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林云福可喜則樂
便是福禍可悲則
憂便是禍今以求
福辭禍之故而多
悲少樂是求福辭
福也
賴云是坡翁一生
本領故言之玲瓏

類云極閑澹之意
極偉麗之文
又云樂字通篇神
理
林云樂字一篇之
綱

透徹如此

林云又推言為物所蔽之故以其弱物之中使物大我小不能自遂其樂也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夫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齊厨索然，日食杞菊，人皆樂而愁，宜不能樂。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少，則其沖可知矣。以反黑子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備

穎云見非故意撰作者

林云他處亭臺作記多言先有亭臺而後樂此獨因樂而有臺謂樂本在心以臺為寄樂是無往不樂游物之外本旨且隨手補出吏民為下文容從伏脉布置尤佳穎云登樓所眺乃見超然意鋪叙宏麗有韻有調讀之萬遍不厭節奏全在乎而其三字上林云因城為臺未必欲遠望若此止

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就臺上四面而想
像其故跡以明凡
物皆有可觀之說
也。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

黃石齋評 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
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

論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沈確士評 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
能遊於物外則窮居蔬食皆樂意也此莊

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

又 評 通篇含超然意末
路點題亦是一法

又 評 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
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林西仲評 臺名超然作文不得不說人理路去凡小
品文字說到理路最難透脫此握定無往

林云點出臺名作
結把前一線不漏

題然後兩句掉尾
通體皆動

文亦錯落可喜

賴云至末尾乃點

就臺上四面而想

像其故跡以明凡

物皆有可觀之說

也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

也

黃石齋評

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

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

論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沈確士評

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

能遊於物外則窮居蔬食皆樂意也此莊

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

又 評 通篇含超然意末

路點題亦是一法

又 評 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

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林西仲評

臺名超然作文不得不說人理路去凡小

品文字說到理路最難透脫此握定無往

不樂一語歸根於遊物之外得南華逍遙
大意便覺儵然自遠其登臺四望一段從
習鑿齒與桓秘書脫化而出與凌虛臺同
一機軸照添生趣至虛裏西征記邯鄲再
步則數見
不鮮矣

黃州快哉亭記

蘇子由

賴云起法簡老韓柳不過

林云先記江流為前既伏案次記謫居為後設伏案

賴云畧叙形勢後遂點題叙事兩層頂題而出此法尤佳

沈云形勝之快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相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江流之勝一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點出亭名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寫景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沈云覽古之快

賴云夫風以下至而風何與焉數句一篇根柢語氣酷肖乃兄

林云泛論人之心境本與物境無涉

山之其勝如此。叔。上。文。南。合。北。合。之。勝。快。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古為名亭作証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歌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就手翻出議論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其中坦

賴云而况不然以
及振見勢而後以
烏字哉字掉尾文
字雄麗與題相稱
又云范文正岳陽
樓記雖古今所稱
而視此篇工拙天
淵無它板與活意
與靈異為耳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
也哉

沈確士評金玉錦繡五鼎大烹馬往非病中無自得
虧性天之真也子由雖未幾此而見
能及之借題發揮真覺觸處皆是

儲同人評

上太尉書高奇兼邁快哉亭記汪汪
若千頃波皆次公集中第一乘文字

林西仲評

全篇止擊定快哉二字細按可與乃兄起
然臺記說傳按起然二字出莊子快哉二

字出楚詞皆有自樂其樂之意起然乃子
由命名而子瞻為文言其無往而不樂快
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為文言其何適而
非快俱從居官不得意時看出取義亦無
不同也文中一種雄偉之氣可以籠罩海
內與乃兄並峙千秋子瞻嘗云四海相知
惟子由人倫之中豈易
得此安得不令人羨殺

愚溪詩序

柳子厚

類云韓益谷起手亦以兩意不了語起之文家取態處林云愚字是一篇主腦點出不費力言其家於是方與是溪有干涉又云愚字本非美名引古以見為溪名非出已創百忙中故排此句筆力雄大元粹穿斷音銀斷斷言相爭不決也出揚子法言

灌漢之去路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其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類云以余故一句通体着精神處林云八愚之外尚有木石之類皆名為愚也自愚溪生出許多愚來點綴處筆筆變化人不能及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胥。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齊武子邠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林云到此只見一片愚境不辨其為漢為我矣入作詩無迹

而名焉。漢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鰒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暮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漢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漢石上。

沈確士評 以愚辱漢。柳子馱辨語也。後善鑿萬類。隱言其識。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鰒鳴金石。隱言其文。又何等自負。寓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如此。

儲同人評 行變化於整齊之中。結構精絕。

林西仲評 本是一篇詩序。正因胸中許多辭抑。忽尋出一箇愚字。無故將所居山水盡數拖入。

潭水中。一齊嘲殺。而且以是漢當得是朝。已所當朝。人莫能與。反覆推駁。令其無處再尋出路。然後以漢不失其為漢者。代漢解嘲。又以已不失其為已者。自為解嘲。轉入作詩處。覺漢與已同歸化境。其轉換變化。匪夷所思。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穎云叙名所由馳聞之曰云云乃惜此為波瀾也

林云既活之後其樹大而盛所以供觀游其實早而多所以利實果故下文方言之穎云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一句妙

背骨高起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發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沈云上一層撇開注意在此

林云已上論種樹之道畢又云轉入正意賴云駝曰我知種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樹而已得此句便不平

類云字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然不如柳蛇者說結法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提出大意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本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沈確士評此為勤民而不得其道者言。若戕虐其民。如根拳土易一流。固不待言也。柳子主意。蓋在蓋公。治齊一邊。

蓋在蓋公

治齊一邊

又評問養樹得養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於芻蕘也。

又評古人立私傳。每於史法不得文傳。而其入不可埋沒者。別立傳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駝宋清諸傳。同於莊生

生之寓言。無庸例視。

備同人評頌木之天。其義類甚廣。為學養生。無不可通。然柳氏自為長人者而發。

林西仲評政在養民。以其能致民之性也。後世具文煩擾。而民始病。郭橐駝種樹之道。若移之

官理。便是居敬行簡一副學問。即克而至於舜之無為。禹之無事。不越此理。

類云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教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類云層累而上直至夷齊乃見究竟頂此文字取勢法

伯夷頌

韓退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把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類云看他轉摺開合處

又云再以令人形之無此一節不成文字可見養局法又可見及振法沈云被因人言而自是者正其胸無特識而苟且從俗也

類云結處十五字如秋霜烈日此一篇王意却置之散場後出人意外極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放後世矣。

沈確士評

夷齊何特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

宗將注其徒之其
字上一有而字疑
當在死字下
又宗文編呼下無
而字似是

沈云以上詳辨許
遠補李韓所未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林云成就二字報
上成功名句來上
文草論許遠此下
欲併論二公故借
小入好議論發出
感慨作過渡勢非
閒筆也

賴云大聲一喝禁
喉口而奪其氣見
比逆亂設滋辭數
句罵得痛快是雖
公本色比史迂更
覺生氣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道。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剗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賴云是等處直逼

沈云此段叙南霽

賴云根上議論中

沈云此段毛髮森

動千載下尚有生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藥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投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比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斲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賴云雜已所見聞

沈云從張籍聞于

或云巡初上幾有

沈云此段毛髮森

類云高人物者焉
畢照晴此即其法

漢書謂高曰。何為久讀此。高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高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高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大人盡然。高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高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后無不識者。巡怒鬚鬣。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

浦二田云此書後
體非別為作傳也
就其所遺以我所
聞列出之論者以
傳體夾敘夾議例
之殊不然

沈確士評

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
言。補南霽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
中。速于嵩。述張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
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雲霄。文至此可云
不

儲同人評

文凡四段。前二段辨論。後二段敘記。分明
西種體裁。其文則公本色。妙處在並非摹

做太史公。

--	--	--	--	--	--	--	--	--	--

殷太尉逸事狀

柳子厚

太尉名秀實字成

公

賴云雖不如昌黎張巡傳後敘然亦足雁行耳

元粹云古今同嘆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于市。不懃。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咸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賴云宋景文唐書
刪去下吾字遂為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及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千古笑柄夫劉向
文猶可刪抑宗元
文寧可刪乎景文
所謂沒眼酒目銳
漢也

又云暴字亂字罪
字皆用頂針法以
狀拉雜峻急語氣
是史記法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還卧軍中太尉
國神人不解衣戒候卒擊折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元粹云快人快語

沈云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
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謨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
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

情選入

卷之三

二十三

時謹尚在

過岐朱。此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此固致大綾三百
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
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
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此反。太尉終。吏以
告。此。此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
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
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
知大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郇蔡間。過真
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

賴云今之稱太尉
以下似一篇贊評

殺身成仁非取名事

此世俗所云也

古郇字

賴云至此馬其平
生狀貌言語如太
史公留侯傳李廣
傳皆於贊中寓其
形貌柳州可謂善
學古人者也

事。太尉為人。矍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
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謹狀。

沈確士評

凡逸事三。一馬其剛正。一馬其慈惠。一馬其清節。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

林云文章最難在起手此七字在古

今名手誰想得出

賴云昌黎舉生大

手筆事實為此篇

試想其受詔運思

先下一筆如何著

語首他開口唱起

一天字次以一唐

字趁勢叙出何等

眼孔何等手腕

沈云起大手筆必

如此纔領得一篇

文字起視張說作

宋廣平碑猶凡語

美

平淮西碑

韓退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報收刃。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辨。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膏聖文武。皇帝既受群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沈云李忠臣陳音
吳少誠為三姓李
忠臣吳少誠李希
烈吳少陽為四將

賴云作碑文不可

清溪文章九絕平水

卷之三

二十五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潼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齊。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却。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在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不叙當時諸將姓名部普兵教今乃借憲宗口中呼出歷歷一個不病故不見殊勳碎瓊之病而愈驚愈雅又精厲憲宗美風貌眉畢動非必擬奏書命官也

儲云各以其兵進進戰一筆別出相度有休

賴云數次呼度非是歸重晉公以此錯案作波瀾文勢乃不板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蔡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沈云凡三次呼度丁寧重若他巨地

元粹云沈評是類評可備一說

儲云御史一段此類上三毫也是文字傳神處莫作閒話看

林云愬功獨虛叙留下文雪夜之地非畧之也

賴云愬專戰功晉公袖手享之處見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亂武合。及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及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元

之叙事中明白如
其當時何因噴然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想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私加侍中。想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顏云通篇漏功於
皇帝真得得實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也。林云叙立碑原是
紀聖功自當得功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朝廷。顏云文先呼天次
呼唐而詩先呼唐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次呼天。雖得效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撤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施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顏云于家與文中
于有家皆唐字針

各路先平

穎云天誅終天字
豫索而篇末同天
于天子是合繼天
唐兩項為一也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亂。

想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來。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登。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儲云此下龍飛鳳舞矣

林云自帝有恩言至此皆上文所云遂生蔡人之實

又云時淄青李師道等尚抗朝命忽借蔡人之口勸戒鼓舞朝廷恩威得此分外生動此千古傑作也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糴布。殆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訛。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莫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穎云連呼天子至
末點出明斷韓公
本意如揭不獨臣
子之言當然其實
如此非說也
林云四夷且采何
况諸藩言外有不
盡意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闕明堂。
坐以治之。

儲同人評

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為碑。
文者也。韓公此篇。後碑文為詩書者也。

又

評

李義山詩云。黔克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
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沈確士評

記辟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
論功。而歸於天子之明。且斷。并并整。整
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
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

又

評

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
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
改文昌。文昌奉詔
作。載唐文粹中。

又

評

舊史云。李愬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
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
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
將石性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
碑之人。因命段文昌改作。今觀碑文中。愬
部將姓名。如史。受仇。長輔。李祐。李誠。義田
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愬入
蔡時。具稟韃。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
必欲爭功於文字
間耶。羅紀似可從。

又

評

宋代汝寧守陳珣。命工磨去段
作。重刻原文。真為千古快事。

3
25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三終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三終

